

平凡與不平凡之間

J.K.
羅琳

蔡明燁

◎ 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暨文字工作者

自從1997年讀了第一本《哈利波特》（*Harry Potter*）而成爲忠實讀者以來，我就一直很想寫J.K. 羅琳（J.K. Rowling），不料一眨眼十多年過去了，羅琳早已靠著一支生花妙筆成爲家喻戶曉的大富婆，有關她的各種報導俯拾即是，於是想要寫她的心願雖然愈形強烈，「怎麼寫」卻變成了日益困難的挑戰！因爲除非對她本人有深刻的認識或了解，似乎已經很難在信手拈來的書訊中找到新的切入點，可以讓我們對這位知名作家產生更進一步的透視。

2007年底、2008年初，英國獨立電視臺（簡稱ITV）播出了有關羅琳的紀錄片《J.K. 羅琳的一年》（*J. K. Rowling: A Year in the Life*），製片人本身也是一位作家，他說他的用意是想發掘羅琳成功的秘訣，於是從2006年11月起，實地追隨拍攝了羅琳一年的生活，本片的問世終於給了我一些靈感和啓發。

◆ 平凡的吸引力

我發現長久以來，羅琳對我最大的吸引力其實源自於她的「平凡」，也就是說，她身上似乎具備有一種和我自己，以及和我週遭認識的許多人都雷同的特質——例如，她顯然對自己的能力有某種程度的自信，可是卻又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當製片人問她：「妳會不會覺得自己的成功只是偶然？」她說：「我知道有很大一部份真的是運氣使然。」

「那麼妳會不會覺得自己像個騙子？」製片人問。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我已經越來越不做如是想，不過我確實一直有這種感覺。」羅琳回答。

「那麼妳希望自己將來怎樣被世人蓋棺論定？」製片人又問。

「一個盡其所能將上天所賦予她的一點才華發揮到最極致的人。」羅琳說。

羅琳在回答各種問題的時候，給人的感覺並非「謙虛」，而是熱切與坦白。她說話很快，用字很多，除了是一個人的習慣與個性之外，主要原因之一也在於她幾乎對任何問題都很認真，無時無刻都在思考最確切、最符合自己心意的答案，因此她的談吐不見得予人以「文學才女」或「高級知識份子」的印象，卻帶有某種程度的嚴肅性和使命感，因此她有時會給人「驕傲」的錯覺，又或者一般報導總把她描寫成個性孤僻，不喜歡接受訪問，才會和新聞界關係不佳！但事實上，英國小報和狗仔隊挖掘新聞的手段本就是一般人很難接受的方式，羅琳雖是獅子座，並不比常人更愛暴露自己的隱



私，只不過隨著哈利波特旋風席捲全球，羅琳在過去幾年間已慢慢學會了如何和媒體斡旋，然而基於她的本性，她還是拙於作秀式的訪問，缺乏那種不假思索就能妙語如珠或出口成章的能力；可是如果訪問者抱持想聽「真話」而非「俏皮話」的態度時，那麼羅琳其實是相當平易近人、很樂於表白自我、幾乎有問必答且盡可能誠實作答的人——這些都是我所謂的「平凡」的特質，和媒體上常見的習於（並享受）周旋在鎂光燈下的「名人」及「明星」有相當的區別。

此外，製作人由他自己的創作經驗，也指出了羅琳和其他作家們的另一個共通點，亦即「寫作」這個動作對大多數的文字工作者來說，往往具有一種自療的功能，自發性地藉此幫助他們探索、了解這個世界，並試圖尋找自己在此一世界中的定位，而「寫作」之於羅琳正是這個意義！她說寫作固然是自己從小的心願，更是她生命中的「必須」，但她所指的卻不是對文學創作龐大的野心，或者奢望成為永垂不朽的小說大家，而是和她回答其他瑣碎問題及私人問題時所抱持的心態一樣，是爲了兢兢業業地尋找答案，爲了整理自己的思路，並和自己的靈魂做對話的一種內心需求……。

正因如此，《哈利波特》是她花了17年光陰才大功告成的鉅著，雖然文字雕琢的功力毀譽參半，但稱羅琳嘔心瀝血，卻絕不爲過，而也正因本系列反映了羅琳漫長的心路歷程，《哈利波特》表面上雖是童書，但在巫師、魔法的冒險故事背後，卻是一個長篇的道德寓言，充滿了對善惡、生死、是非、愛恨的掙扎與思考——這或許也是《哈利波特》能夠突破其他暢銷童書的極限，成爲老少咸宜的作品從而引爆世界性搶購熱潮的因素之一？

羅琳坦承，哈利波特是她在1990年突發的靈感，那時她正坐在前往倫敦的火車上，不知怎的忽然想到可以寫個小男孩進入巫師學校求學的故事，不過當她開始動筆之際，同年12月，她的母親終於在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病魔的10年折磨下撒手人寰，而她因與父親長期的摩擦，當時既沒能告訴母親有關《哈利波特》的創作構想，連母親的最後一面都沒能見到，迄今仍是她最大的隱痛！所以她說，母親的去世雖然沒有改變《哈利波特》的故事結構，但故事背後的所有基調卻都突然變得非常晦暗，哈利對幸福家庭的強烈渴望，猶如她內心深處無聲而痛苦的吶喊，同時哈利在絕望與挫折的一再打擊下，仍然強打精神、樂觀向善的信念，也是她對自己最真誠的激勵。

不過哈利只是她心目中理想的英雄形象，卻非她對自己的寫照，如果要說她在書中有一個化身的話，那麼最接近的人物便是妙麗（Hermione）。羅琳認爲妙麗很像11歲時的自己，一個恃才傲物、頤指氣使，令人不敢恭維的女孩。

其實，我相信無數的讀者可能都我一樣欣賞妙麗的聰明能幹，也知道她顯然非泛泛之輩！可是如果我們看羅琳如何一再透過妙麗之口告訴哈利，她覺得自己絲毫不特別，充其量只是會讀書、用功、博學強記而已，不像哈利擁有與生俱來的敏銳、天份、勇氣和智慧……等，我們就可以發現羅琳（和妙麗）雖然有過人之處，但她（們）對自己的價值和能力是多麼存疑，而這種從心底油然而生的不安全感又是多麼平凡，和世上絕大部份凡夫俗女的內在世界是多麼切近！——這種種特質便都是我所感受到的羅琳「平凡」的魅力。

◆ 《哈利波特》之前

羅琳出生於1965年7月31日（哈利恰好也在同月同日呱呱墜地）英格蘭南部，有一個比她小兩歲的妹妹黛安娜（Diana，簡稱Di），姊妹情誼頗佳，至今依然，畢竟妹妹是她的第一個小讀者，羅琳說她還記得自己約莫五、六歲時，就曾為妹妹寫過第一篇童話故事。

在英國獲得法語文學的大學文憑之後，羅琳過了一段無特定目的的漂蕩生涯，首先到巴黎去唸了一年書，接著搬到倫敦，在國際人權組織工作了一陣子。1990年開始動筆寫《哈利波特》，不過母親的過世對她造成很大的打擊，於是羅琳在因緣際會下決定去葡萄牙教英文，然後在1992年10月嫁給了一個葡萄牙電視臺的新聞記者，隔年7月底，羅琳生下了一個女兒潔西卡（Jessica），但同年11月，她和丈夫的婚姻破裂，1994年底，羅琳終於決定孤零零一個人帶著女兒回到英國，選擇落腳的地方是蘇格蘭，因為她的妹妹現在住在愛丁堡。

這一段自我放逐的日子使羅琳的生命跌到谷底，醫生診斷出她罹患了嚴重的憂鬱症，羅琳說正是那種長期處於心灰意懶、了無生趣的絕望境地，使她在腦海中勾勒出了催狂魔（Dementors）的身影。

在愛丁堡的期間羅琳沒有工作，只能靠救濟金過活，她說因為身邊每一件事好像都不斷往壞處走，她很害怕自己最珍愛的潔西卡一定也會被命運之神無情地掠奪而去！可是每天早上醒來，她發現潔西卡好像無憂無慮，盡情地茁壯成長，這使她覺得既安慰又神奇，讓她有一天終於忽然痛定思痛，決心重新執筆完成《哈利波特》的故事。

羅琳開始在愛丁堡的小咖啡館裡埋首撰寫《哈利波特》第一集的經歷，可以說已經是愛書人耳熟能詳的現代傳奇，包括她本來想採用本名喬安娜·羅琳（Joanne Rowling），但出版商擔心奇幻小說的讀者群多為小男孩及青少年，可能不太願意掏腰包去買女作家寫的東西，所以要求羅琳改用兩個名字縮寫以求「中性」，羅琳這才選擇了J.K. Rowling的筆名——其中「J」字當然是來自喬安娜的英文縮寫，「K」的部份則來自她祖母的名字凱瑟琳（Kathleen）。

《神秘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是羅琳在1995年寫就的，不過遭到12家出版社的退稿之後，她的經紀人克里斯多夫·利朵（Christopher Little）花了一年的時間總算找到願意一試的出版人，而Bloomsbury當時在倫敦只是一個成立了10年的小型出版商，付給羅琳的預付款只有1500英鎊（合約新臺幣9萬元），沒想到從此竟寫下了英國出版界輝煌的一頁，也為全球書市的哈利波特世代揭開了序幕。

◆ 《哈利波特》之後

誠如旅英文字工作者黃元鵬所觀察的，《哈利波特》前三集的銷售，和其他暢銷的兒童奇幻故事差別不是很大，但第四集《火盃的考驗》（*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卻彷彿是一個臨界點，將《哈利波特》系列突然推上了巔峰！從此每一部《哈利波特》的問世都是全球出版界的頭條新聞，書迷們以書中人物的造型打扮在書店門前大排長龍，也已成了世界各地習以為常的文化現象。據估計，《哈利波特》系列迄今已在全球售出4億本，並被譯成65種以上



的語言，風行90個不同的國家，此外，除了被拍攝成賣座電影之外，美國環球片廠（Universal Studio）還計畫在奧蘭多興建一座可媲美狄斯奈樂園（Disney）的哈利波特魔幻世界（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將於2009年正式開幕。這些無疑都使羅琳的財富變得越來越像天文數字！

羅琳能夠從一個身無分文的單親媽媽變成一個一夜成名的超級暢銷天后，她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和說故事的技巧當然功不可沒，不過更重要的很可能還必須歸功於羅琳性格上一個不太平凡的特點，也就是超強的組織和行動能力（這一點或許也恰與妙麗的長處不謀而合），因此她在構思《哈利波特》之初，雖然冥冥中就先預設了最後的結局，但她終究必須在長達10年（如果追溯到靈感出現的那一剎那起，便是17年）的歷程中，從系列的起點一步一腳印地羅織到最後一刻，不僅要使整個龐大又複雜的魔法宇宙首尾呼應，各式各樣的故事主副線和人物性格、經驗也都必須前後一致。尤其甚者，羅琳幾乎完全按照與出版社所簽訂的合約如期交稿，除了第五集《鳳凰會的密令》（*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延期，和第四集間隔3年方得問世，因而在當時的媒體報導上出現許多「羅琳靈感枯竭」的耳語之外，7部小說的出版都在計畫之中，且一部比一部銷路更佳，簡直是天方夜譚，但羅琳卻一一做到了。

其實，從羅琳在製片人面前當場畫出的「波特與衛斯理家庭樹（Potter and Weasley Family Tree）」，就可以反映羅琳此一性格特點。這個圖表的資料並未出現在小說中，不過羅琳說她自己必須知道每個人的結局是什麼，即使她的讀者不需要知道誰和誰結婚，生了幾個小孩，每個小孩又都如何發展……等，但做為一個作者，她必須對自己創造出來的世界瞭如指掌，所以那是為了滿足自己而設計的表。所謂一葉知秋，我們由此也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羅琳能夠在每一集《哈利波特》中都持續創造出一系列新的角色及背後的機構、制度、魔法與傳統，使她筆下的虛構世界不斷擴大、衍生，讓讀者的想像力隨著無限大的魔法空間盡情馳騁了！這一切恐怕都得拜羅琳縝密的計畫能力和自律精神之賜，而不完全是謬思的神來之筆。

然而過度仰賴自己的規劃能力，有時候可能也是一種性格上的缺陷，正如羅琳的第二任夫婿——麻醉師尼爾·莫瑞（Neil Murray）所指出的，羅琳在面臨壓力時只相信自己，因而會把任何人的協助全都拒於千里之外，結果越想一個人獨力克服所有的挑戰，壓力變得越大，解決之道也變得愈形困難，於是羅琳在自己和外界之間堆砌起來的無形的牆也變得越高，造成惡性循環！可見人還真是沒有十全十美的。

自從《哈利波特》完結篇《死神的聖物》（*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在2007年7月推出之後，羅琳就表示她已經不再想寫奇幻小說了！雖然她還會繼續為慈善事業的籌款活動撰寫跟哈利波特有關的小冊子，例如《奇妙野獸何處尋？》（*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魁地奇全史》（*Quidditch Through the Ages*），以及《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The Tales of Beedle the Bard*）等在霍格華茲圖書館裡提過的書籍外，她目前正在創作的，是一本以年幼孩童為對象的政治寓言故事，但她決定不給自己完成的時間表，而要像歷劫歸來的哈利一樣，盡全力去建立正常的生活，並充分享受天倫之樂——這是不平凡的羅琳平凡的心願，誰能怪她呢？